

[美]彼得·本奇利 著

严 维 明 译



大海深处

THE DEEP

丁巳

大海深处

Peter Benchley
THE DEEP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USA · 1976

大海深处

〔美〕 彼得·本奇利 著
严维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1 字数 175,000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0 册

书号：10100·549 定价：0.60 元

译者的话

《大海深处》是1976年出版的一部美国当代小说。

小说的作者是美国文坛新秀彼得·本奇利。他1940年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上过哈佛大学，先后担任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新闻周刊》副主编和已故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新闻撰稿人。他的作品除《大海深处》外，还有《鲨腩》（又译《鲨海涛声》）（1974）和《岛》（1979），都以大海为题材。

《大海深处》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的百慕大。当时，大西洋中西部的这颗“海上明珠”已经成为欧美毒品走私的中转站。面对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岛上英国殖民当局竟然听之任之，就是在桑德斯夫妇发现二次大战时一条海底沉船上的麻醉药品以后，仍然无动于衷。见义勇为的灯塔管理人特里斯毅然决然，要将毒品抢捞销毁；而以克洛奇为首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费尽心机，企图把毒品弄到手里，私运美国，牟取巨额钱财。最后，在克洛奇一伙赶来抢夺的紧急关头，特里斯当机立断，引爆了和毒品混杂一起的炮弹，与他的对手同归于尽。通过这一悲壮的故事，作者抨击了资产阶级政治和百慕大的英国殖民当局，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英国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另外，小说还插入了发现珍贵珠宝的情节，经过特里斯对这些珠宝的严谨考证，揭开了二百六十年前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五世为之暴跳如雷的一桩秘密。

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他心目中崇敬的人物——特里斯。他是印第安人的后裔，蔑视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小富有反抗精神；他饱经风霜，阅历深广；他英勇无畏，几次挺身而出，和贩毒者进行斗争，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者笔下的桑德斯夫妇，对生活抱着冒险主义的态度，怀有浪漫主义的幻想，结果处处碰壁。在跟随特里斯打捞毒品的过程中，他俩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书中提到的克洛奇一伙，则是一批极端主义分子和利欲熏心的歹徒。对这样一些不同性格和不同身分的人物，作者分别作了较细的刻划和描写，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作者还巧妙地使用题材，精心编织矛盾，使故事扣人心弦。同时，小说把读者带到了神奇的海底佳境中，仿佛在海下暗涛中遨游一般。书中还包含丰富的海洋知识和历史知识。

本书出版后，曾被《纽约时报》列为“畅销书”。1977年，经作者本人改编，摄成同名电影，又得到热烈的反响。

它的不足之处是作品中几处宣扬了桑德斯夫妇的追名逐利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读时应加批判。

1943年

上午十点，船长发现风势减弱了。

他在船长室里，正翻阅着一个水手从诺福克带上船的一本杂志，忽然觉察到船速发生了变化，船体劈水前进的声音越来越轻，还隐约听到船帆转动的噼啪声。他一骨碌跳下床来，直起身子，拔腿朝门口走去。

门左边的舱壁上，有一块仪表板，上面装着许多铜质天气指示器。气压计的指针指着29.75英寸水银柱。船长拍拍玻璃，指针旋即落到29.5英寸的地方。

他跨上甲板，朝船尾走去，鼻子嗅着缓缓的微风，目光搜索着天边。晴空万里，但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淡黄色的雾霭。船长眯起眼睛。远处，一缕缕细密的卷层云正涌上天空。

大副是个满腮胡子的苏格兰青年，他伫立在舵轮旁，驾驶着船劈波斩浪前进。船长走过来时，他漫不经心地地点了点头。

“调整主帆了？”船长问。

“对。还有后帆。后帆松得厉害。”

“时间不会太长。天要变。”

“变到什么程度？”

“说不上。要保持该死的无线电静寂就说不上；这场战争再打久一点的话，我们连该死的电报机也不会使了。不过，我敢说，天要大变。气压计的指针落了一大截。”

大副看了看表。“还要往前开多远？”

“五、六十英里。那就是，朝海峡开去。到了那里再看情况。可能去汉米尔顿，也可能进圣乔治港。”

“别担心，”大副拍拍舵轮，笑嘻嘻地说。“船能闯过风暴的。”

船长朝甲板啐了口吐沫。“这条旧船能闯过风暴？只有它的名字倒还贴切。它活象那个歌利亚^①，又大又笨。”他望望天空。“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至少在过该死的墨西哥湾流了。”

下午一点，厚厚的、灰蒙蒙的高层云盖没了天空。风速已经增强到三十节，洋面上怒涛汹涌，白浪滔天，撞击着“歌利亚”号的船头，使这条木船全身颤抖。天已经下过两场短促的暴雨，又一片黑压压的乌云正从东南方向疾驶而来。

船长穿着油布雨衣，伫立在大副身边，后者正竭尽全力，把稳航向。

副水手长是个瘦小个子，他没有穿衬衣，浑身上下湿淋淋的，急步来到船尾，站到船长面前。

“盒子没事儿？”船长问。

“没事儿，”副水手长说。“不过，这我可不懂了，既然他们知道是贵重物品，干吗装在雪茄盒里？跟这些玩意儿打交道，就象蒙着眼睛在散放着鸡蛋的场子里跳舞一样，麻烦着哩。”

“有没有破损的？”

“没有发现。盒子跟面粉袋堆放在一起。”

雨来了，粗大的雨点打在船长脸上。“保持 1—2—0，”他对大副说。“我还要把帆卷拢一些。看来一时问题不大。”

① 歌利亚：《圣经》中记载的非利士勇士，为大卫所杀。

突然间，风向又转了，刮起了西北风。风越刮越猛，呼呼地刮过缆绳。大雨倾盆而下。

“转到0—2—0！”船长的叫喊声压过了狂风的呼号声。

“我们冲出去！”大副高声答道。

轰！“歌利亚”号的船头撞进一个巨浪。啪！船身前部有块木头给撞掉了，飘到船尾，在支索里咯咯地响着。

船长凑近大副喊道，“这样的天气谁也冲不出百慕大！有些地方的礁脉宽达十二英里！”

“歌利亚”号随风颠簸，朝东北方向又挣扎了一个小时。每当它和巨浪撞击时，船身就嘎吱嘎吱作响。三点钟光景，风势减弱了，本来几乎横飞的雨点，现在落得直些了。昏暗的天空渐渐明亮起来。

船又改变航向，朝东南方向行驶了半个小时，打算驶离南海岸进海峡，这是去百慕大群岛避风唯一的安全通道。

“我们能够战胜这该死的风浪，”船长高声对大副说。大副笑咪咪地舔掉溅在嘴唇上的海水。

一个小时以后，东北方向突然狂风大作。

狂风怒吼朝船扑来，浪花飞溅，黑压压的巨浪大山般地压过桅顶。桅杆上只剩下两面帆了。前支索上的三角帆最先被刮走，一些碎片在风里发出噓噓的声音。

一个巨浪托住船头，把船抛了起来。在浪峰上，船长发现一座灯塔。灯塔里没有航标灯，现在实行战时灯火管制，但是它宛如漆黑夜空里的一条细长的白带，惹人注意。

船从浪峰滑进浪谷的当儿，他转身朝大副喊了一声。水

墙塌了，海水涌过甲板，船长被冲倒了。他拚命摆动两手，想抓住什么东西。他手臂碰到了轮箱，死劲地抓住不放。

他听到一声尖叫，抬头一看，只见舵轮在倒转，大副被抛进了浪花飞溅的黑色深渊。船长蹒跚着站起身来，一把抓住舵轮。

船升到另一个浪峰，他又见到了那座灯塔。后桅纵帆依然完好，船仍可以前进，只要到达灯塔，就能安然驶进圣乔治港。

后桅纵帆仍未被刮走，船歪歪斜斜地在狂风恶浪里朝正北方向行驶。每次登上浪峰，船长就用手遮住眼睛，挡开针尖般的雨点和浪花。他将船头对准灯塔偏右一点的地方。

船中部有个东西在黑暗里移动。

船长起先以为是一件货物在向船尾漂来，后来发现是一个人，原来是副水手长。他正慢慢朝他爬过来：他先抓住绞车，再抓住系缆墩，再抓住支索，防止给海浪卷走。

副水手长爬到离船长几英尺的地方时，叫喊了一声。船长只听到“戴维”两字。他点点头，用手指指前面。副水手长做了个鬼脸，又爬得近一些。“那不是圣戴维岛灯塔！”他尖声呼喊。

“就是！”船长大声答道。

“我告诉你，那不是圣戴维岛！那是该死的吉伯山！”

“不是！”

“就是吉伯山！你笔直朝前看！”

船长朝漆黑的前方看去。离船头不到五十码处，他看到了副水手长指点的东西：一条参差不齐的碎浪线，表明前面是礁脉。原来，船长在雨里晕头转向，眼花缭乱，船已被冲

到航线西南十二英里的地方。

他使劲向左转动舵轮，船开始背风行驶。一时之间，船长以为已经驶离礁脉。接着，他觉得木头撞着了珊瑚，听到了令人作呕的吱吱声。船猛烈震颤一下，停了，接着颠簸前进，又停了一下，又向前移动。船头上翘，然后好象又突然下落。船中部的甲板室鼓起；船尾向左翻动。船长站立不住，伸手去抓舵轮，但是没有抓住。他的手臂滑进了正在转动的舵轮轮辐之中，手腕卡在轮箱里。一瞬间，他的肘止住了舵轮。接着，肘被卡断了，手臂给摔了出来，船长被推进了大海。

早晨，风暴过去了。

橘园俱乐部屹立在高高的悬崖之巅，俯瞰大海。悬崖下面，一个英国海军军官正在海滩上放狗。每次风暴过后，海滩上总有堆积如山的破烂物品。但是，今天早晨的堆积物却异乎寻常。那狗好奇地嗅着一些碎片，开始衔起木头上面的一条人腿，接着闻到了不平常的味道。狗叫着，兴奋得来回跳动。它停在一个大舱盖旁边，掘动盖子下面的泥土。海军军官走过来，帮狗搬开了舱盖。

舱盖下面有一个人，半截身子埋在泥沙里，身上只穿着一块破烂不堪的短裤。他嘴里流着水，头转向一侧时，耳朵里也流出水来。海军军官弯下腰去摸摸他，那人发出一阵刺耳的咯咯声。他呻吟着，眼皮抖动了一下。他叫亚当·科芬。

第 一 章

在若干英尺以下深的海水里，血是绿色的。水将上面射下来的光线过滤，犹如把光谱的颜色一种一种地吃掉。最先屈服、最先消失的是红色。绿色坚持的时间稍长。但是，到了一百英尺以下的地方，绿色也慢慢消失了，只剩下蓝色。在一百八十英尺、二百英尺以及更深的暗处，血看上去是黑的。

大卫·桑德斯坐在海底的沙石上，两眼望着绿色液体从一条受伤的鱼的背部流出来。这是一条大鲷鱼，牙齿又长又锋利，身体至少有两英尺长，长着蓝色和灰色的斑点。它背上给咬掉了一块月牙形的肉——也许是给另一条鱼咬掉的——粘搭搭的鲜血大股大股地从伤口里冒出来，旋即消散在海水里。鲷鱼漫无目标地游着，显然因为伤口痛得厉害，或者被自己的血腥味弄得晕头转向了。

桑德斯推离海底，朝鱼游去，预期鱼会游开。但是，鲷鱼还在那里穿来穿去。

他游到离那挣扎着的鲷鱼不到三英尺的地方，那鱼还不游开，桑德斯便决定捉住它。他赤手向鱼尾的前部抓去。

鲷鱼大吃一惊，竭力扭动，拚命挣扎。桑德斯抓得紧紧的。

鲷鱼扭作灰色一团。桑德斯闭上眼睛，牢牢抓住不放。突

然，他感到一阵剧痛，吃惊地睁开眼睛，想把手松开。然而，这次却是鱼抓住了他：鲷鱼的门牙已经咬进桑德斯的手掌。

他在防水面具里惨叫一声，将手拚命往下拉。鲷鱼松开牙齿游开了。绿色液体从他手心的两个蓝色小孔里涌出来。

他抬起头，压住想立即浮出水面的强烈欲望。那条波士顿型游船就停泊在二十五到三十英尺以外的水面上。他深深吸一口气，同时咒骂自己。他竭力保持镇静，暗暗嘱咐自己：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匆忙浮出水面，不要屏息，要呼吸自然。他尽量用低于储气瓶逸出的气泡上升的速度，拖着血迹踢水上浮。

他的妻子盖尔·桑德斯坐在游船上；桑德斯还没露出水面，她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气泡在水面上噼啪作响。他的头一露出海面，她就抓住了他水下呼吸器储气瓶的瓶颈。他解开腰带和一根肩带，她将储气瓶拖到船上。“发现什么没有？”她问。

桑德斯将面具推到前额上。“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沙石和珊瑚。下面没有沉船的残骸。”他的右手扶着游船，盖尔看到血正从舷侧滴下来。“怎么回事？”

桑德斯有点不好意思，说，“没什么。”他蹬一下鸭脚板，就势爬上了船，举目眺望二、三百码以外的海岸。海滩那边的悬崖顶上，橘园俱乐部淡橘色的楼房在下午的太阳里闪闪发光。他举起一条手臂指着正前方，举起另一条手臂对着远处的灯塔。“救生员说是在十点钟的方向^①，对不对？假如俱

^① 在船上或飞机上，常用点钟表示方向。通常以船头、机首方向为十二点，其余依此类推。

乐部是在十二点钟的方向，吉伯山灯塔在十点钟的方向，那么，那船就正好沉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它可能不在了。毕竟已经沉没三十年了嘛……”

“有可能。不过，他说你仍然可以看到内龙骨和一些木架子，说得还非常肯定。”

盖尔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旅店总管说过，我们可以雇一个向导。”

“去他的吧。如果船就沉在这里，我自己也能找到。”

“不过……”盖尔指指他那只流血的手说。“还是雇个向导吧。”

“用不着，”桑德斯没有理会她的手势，说。“水不过是水。只要你不惊慌失措，保险没有问题。”

盖尔朝船尾方向看去。离船四十码远的地方，有一条碎波线，表明着又一道礁脉。那礁脉的后面，还有一道礁脉；而在那道礁脉的后面，还有一道礁脉。“触礁的船难道就一定撞在第一礁脉上，而且沉在那里？”

“不一定。如果风刮得很猛，船有可能给吹过一两道礁脉，有可能从一道礁脉弹到另一道礁脉。”

“那样的话，船就有可能沉在任何一道礁脉上罗。”

“是的。不过，救生员说是在第一礁脉的后面。或许我们的位置还不够靠后。”桑德斯松开锚绳，让船向后朝第二礁脉漂移。到了离第二礁脉十码远的地方，他又系紧锚绳。接着，他调整了一下呼吸器的背带。

盖尔说：“你还能潜水？”

“怎么不能？我跟你说过，这手没事儿，只要包扎一下，就不会在水里流血招引敌人。”

盖尔开始安装她的潜水装具。她将调节器拧到储气瓶顶部的阀门上，然后转动旋钮，打开储气瓶。唰！空气冲进了调节器。她按了按去水钮，放掉气嘴子里的积水；空气嗞嗞地从橡皮管里跑出来。她调整一下压铅皮带；这是一条尼龙带子，上面串着三个两磅重的铅锤。接着，她将鸭脚板浸入水里，套到脚上。她涮了涮面具，朝面窗里边啐了一口唾液，擦在玻璃上，免得蒙上水雾。她竖起储气瓶，检查了一下背带的长短。“愿意帮忙吗？”她问。她看了桑德斯一眼，见他还没有动手背储气瓶。他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怎么回事？”

他笑着摇摇头。“没有什么。我想我快要疯了，就这么回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这儿，看着你往面具里啐吐沫，感到很恶心。”

盖尔大笑着说：“你想赤身潜水？我们可以试验试验。”

他站起身来，抓起并扶着她的储气瓶，她将两臂穿过背带。

她说：“我们没有备用储气瓶呀。”

“用不着。这里水深不过二十到二十五英尺，一瓶气可用一个小时。要是节约一点的话，也许还能用得更长一些。”

盖尔背水坐在船舷上边，从气嘴子里吸了一口气，“好空气呀。”

“还算运气。如果里面装着坏空气，我们的蜜月就好景不长了。”

“你什么时候下去？”

“马上就下。你先下吧。不过，你最好仔细观察一番再下

去，免得下面有什么东西吓你一跳。”

盖尔翻身下水，消失在一阵气泡里。

桑德斯找到一块旧布，包扎好手上的伤口。然后，他收拾停当，穿戴好潜水装具，下了船。

几秒钟后，气泡消散了，视野清晰了。

一簇簇阳光透过蔚蓝色的海水，在泥沙和珊瑚上投下点点斑纹。海水清澈透明，桑德斯估计，他能看到一百英尺以外的远处。他在离水面几英尺的地方踩水，缓缓转过身子，看看视野里有没有潜在危险。一对鲑鱼在礁石里穿进穿出。他低下头去，只见盖尔在海底用手指挖泥沙。一条小鲭鱼在她身边游荡，等候被她挖动的泥沙里游出虫子或小甲壳动物之类的食料来。桑德斯慢悠悠地蹬水下潜；越往下潜，压力越大，他不断吞咽唾液，以保持正常听觉。

他到达海底，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圆形剧场状或碗状的地带。这里三面都是陡峭的珊瑚和礁石，只有一面敞开着。他们的小船就平静地停泊在这一边的水面上，锚绳从桑德斯的前方垂下来，一直伸展到他身后的那道礁脉里。水下万籁俱寂，他只听见吸气的轻微嘘嘘声和呼气的气泡突突声。

他四下环视，想辨清远处的阴影，透明的蓝色海水在那里成了混沌一片。由于几个月没有潜水，他总感到有点儿激动，温和而又扣人心弦的广场恐怖和幽闭恐怖交织在一起：他孑然一身，处于一片开阔的沙地上，他看不见别的生物，别的生物却肯定看得见他；不过，他也有成千上万吨海水保护着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感到海水温柔而又连续的压力。

他离开海底，向右游去，朝礁脉的尽头游去。他顺着礁石爬着，爬着，寻找金属、玻璃、木头，寻找任何表示沉船残骸

的东西。他绕着整个碗状地带游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他游到中间，游到盖尔身边，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来。他张开两手，扬起眉毛，好象在说：你说，船在哪里呢？她耸耸肩，拿起一块玻璃。那是一个瓶子的瓶底。他轻蔑地挥挥手：去你的吧，这有什么价值？他示意她跟在后面。

他俩一起向左游动。在碗状地带的边缘，礁石和珊瑚伸展比较平直。成群结队的蓝黄色的颊纹鼻鱼拍动着尾巴游了过去。一束阳光在一块芥菜色的珊瑚上舞动；这块珊瑚表面光滑，人见了很想摸一摸。桑德斯指指珊瑚，摇摇食指，示意她离远一点。然后，他装出被烫的样子。盖尔点点头：这是一块火珊瑚，粘搭搭的外皮能灼伤人。

他们蹬水循着礁脉游去。那条鲑鱼仍然跟在后面。很明显，它还是满怀希望，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访会给它带来一顿美餐。桑德斯觉得脚踝被拉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只见盖尔睁大着眼睛，呼吸急促。她指指左边。

桑德斯顺着她的手望去，看见一条巨大的梭子鱼。它一动不动，正用一只四周带有白圈的黑眼睛直瞪瞪地盯着他们。它的身体象剑一样细长闪亮，高突的下颚微微张开，露出一排高低不平的锋利牙齿。

桑德斯拉起盖尔的左手，转动她手指上的钻石戒指，使钻石向着手掌，并将她的手握成拳头。他举起自己的拳头，让她明白意思。盖尔点点头，拍拍胸口，指指上面。桑德斯摇摇头：不要上去。盖尔皱了皱眉头，坚持要上。她是在说：我是要上了；你想留就留着吧。她奋力蹬动双脚，浮向水面。桑德斯生气地吐了口气，跟着上浮。

“你不干了？”他们上船的时候，他说。

“怎么不干？我想歇一会儿。我见了梭子鱼就毛骨悚然。”

“它只是路过。不过，你应该把戒指留在船上，免得让宝石到处闪亮找麻烦。”

“为什么？”

“它们会以为是可以捕食的东西哩。我第一次到礁脉潜水时，我的游泳衣上有个铜扣子。教练让我把扣子割掉。我说，去他的；我才不想弄坏一件花十五美元买来的游泳衣呢。那个家伙就掏出一把小刀，缚在棍子的一端，放在沙里，刀口向上。我们呆在离小刀五、六英尺远的地方。教练不停地摇晃棍子，让刀刃在阳光里闪耀。他刚摇动了四、五次，就有一条大梭子鱼游过来盯着小刀。教练又摇了一下棍子。啪啪！那鱼闪电般地向刀子发起袭击。它袭击了一次又一次，嘴巴割成了碎片，但刀子每动一下，它还是袭击一次。它每次袭击的时候，我就想象它是在袭击我的扣子，袭击扣子附近的地方。从此以后，除了在游泳池里，我再也不穿那件游泳衣了。”

盖尔取下戒指，塞在驾驶舱的小壁橱里。

“还有一件事，”桑德斯说。“在只有我们两人潜水的情况下，得有个头儿。”

“要头儿干吗？”盖尔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你想掌权？”

“不，该死的，”桑德斯说。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语气那么严厉。“只是在水底，我们才要行动一致。我们得时时刻刻知道对方的位置。比如刚才吧，幸亏是条梭子鱼，要是一条鲨鱼，你又不听我的话，急急忙忙游到水面上，那我们就要遭殃了。”